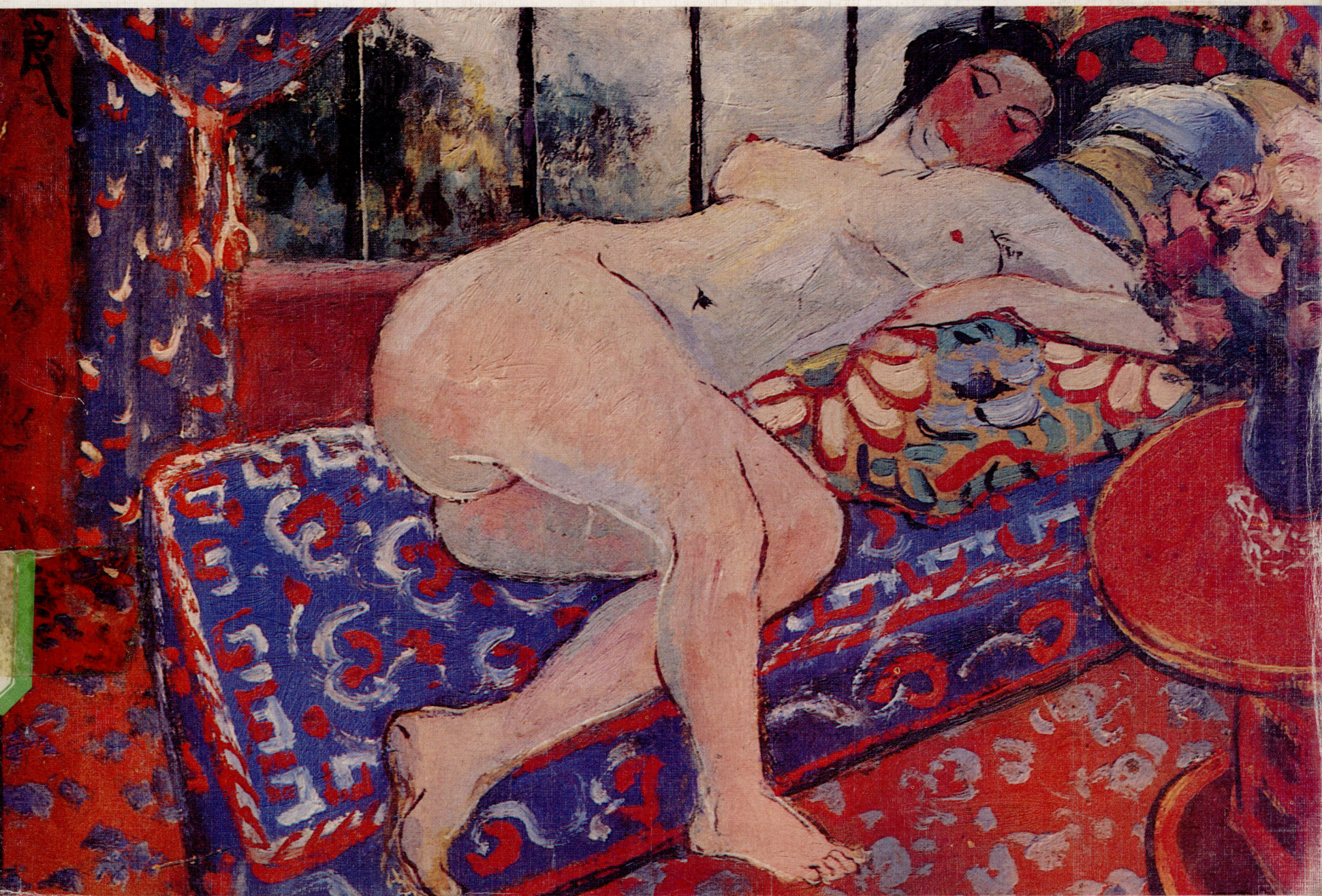


潘玉良

美術作品選集



安徽省博物館編

潘玉良美術作品選

劉海粟



江苏美术出版社

写在前面

潘玉良是中國旅居法國的一位著名愛國女畫家，她出身貧微，但傲骨錚錚，她以頑強的奮鬥精神，同世俗決裂，與困難搏鬥；以滿腔熱血醉心于對藝術的追求，兩次遠涉重洋，旅法四十余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她在異鄉賣畫捐款報國。日寇投降前夕，她在巴黎與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同人，上書“國民政府”要求追回日寇在侵華期間搶劫和破壞的中國藝術珍品，她身居大千世界而不惑，生不入異土國籍，死穿旗袍入殮。足見她對祖國的酷愛。

潘玉良在藝術上合中西于一冶，作品散發着神州泥土的芳香，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見重于藝壇。作品為西歐許多國家博物館和著名收藏家收藏。她的傳記載入《世界畫家、雕塑家、素描家、木刻家大辭典》和法國《拉魯斯繪畫辭典》。

潘玉良生前留下的兩千余件作品和遺物，遵照其遺囑，全部捐獻給國家，實現了她“魂歸中華”“奉獻國人”的宿願。這批藝術珍品除少數以外，現均藏于安徽省博物館。

一九八五年，安徽省博物館與中國美術家協會安徽分會通力合作，曾舉辦《旅法女畫家潘玉良遺作展覽》。為饗廣大讀者和美術工作者，特選編了這本潘玉良作品集。

在此謹向

為《選集》題字的劉海粟先生；關心《選集》出版工作的王庭、鮑加、蔡迪生、顧美琴以及支持這一工作的有關人士致以誠摯的謝意。

潘 玉 良 美 術 作 品 選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2 印张：10

印数：1—3130册 书号：ISBN 7-5344-0028-7/J·29 定价：22元



女画家潘玉良

ACH 36/06

女畫家潘玉良

〔代序〕

劉海粟

她的作品融合中西畫之長，又賦予自己的個性色彩。她的素描具有中國書法的筆致，以生動的綫條來形容寶體的柔和與自在，這是潘夫人獨創的風格。……她的油畫含有中國傳統水墨畫技法，用清雅的色調點染畫面，色彩的深淺疏密與綫條互相依存，很自然地顯露出遠近明暗、虛實，氣韻生動……她用中國書法的筆法來描繪萬物，對現代藝術已作出豐富的貢獻。

上面這段論述，是法國巴黎東方美術研究家葉賽夫先生為中國僑居巴黎女畫家潘玉良畫展特刊所寫的一段話，可以代表西方理論家對她的評價。

潘玉良儘管在藝術上取得了國際聲譽，但對國內年輕的美術工作者及讀者來說，對她却很陌生。我之所以要憶及她，不僅因為她和上海美術專門學校關係密切，而是因為她具有驚人的毅力，勤奮的治學精神，至于生活道路的曲折和傳奇色彩，還居次要地位。

她的丈夫潘贊化是我的老朋友，身材高大魁梧，目光炯炯，說話嗓音宏亮。個性沉毅，做事有苦幹到底的務實精神。清末，他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與孫中山先生有過交往，是同盟會老會員。辛亥革命前夕，他與好友陳獨秀一同自日本返回故鄉安慶，組織“青年礪志社”鼓吹革命。清亡，袁世凱竊國，他又參加討袁戰役，對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是有一定貢獻的。他原籍桐城，受桐城派的一些影響，古典文學修養頗高，記憶力很強，能背誦很多古文名篇，口占絕句，十分敏捷，可惜送我的

詩都散失了。我與陳獨秀相識，就是他介紹的。抗戰期間，他回到桐城，從此天各一方，沒有握手言歡的機會。一九四四年我蟄居上海，偶然遇到一個來自安慶的熟人，說他在桐城為紀念吳樾烈士而創辦的孟俠中學當校長。已經留起一把山羊胡子，身着灰布軍裝，打着灰綁腿，腳穿草鞋，冬天和學生們一起砸開冰凍用冷水洗臉，堅持爬山和軍事訓練，不斷地為抗日大後方輸送青年。他正直的個性和苦幹精神，很受年輕一代敬佩，都尊稱他老潘。解放後任職於安徽省文史館，整理家鄉文獻。一九五九年病故於安慶。當時我正患中風，行走艱難，對於他的後事和後代，很難作出什麼幫助。這一點至今想起，還是很悲痛的。現將往事理出大致綫索，分段記在下面，有些事我不在場，材料是從潘先生及潘的好友胡蘇明先生那裏聽來的，年代已久，記憶又常常騙人，也可能有出入。為免枯燥，用了一點講故事的筆調。

江城奇緣

巨浪把一個男子和投江的少女一口吞沒，江岸上圍觀的人們一陣驚呼。過了漫長的兩分鐘，遠處又冒出兩人的頭部。只見那男子咬着少女的長辮子，左手托着她的下巴，右手奮力劃開濁流，游近碼頭時，抱起少女，踩着水上岸。然後，他將姑娘伏在自己的左膝上，輕輕按着她的背脊，讓她吐出渾水。再

把她平放在地，做着人工呼吸。少頃，她嘴角抽動，緩過氣來了。

男子脫下棉衣，走到路邊去擰水。

頭戴毡帽，滿臉橫肉的“王八”走來，用鞭子在少女頭上狠抽幾下，再將鞭梢熟練地打了個結，套在她的頸上，凶神惡煞般地罵道：“進了蘭花院，還想豎貞節牌坊；不給堂子掙銀洋就尋死，想得太美了！”

“住手！”那男子用濕衣服拭去她頭上的血跡。

“這是蘭花院用兩擔米買來的，你憑什麼來管閑事？”那“王八”狠命地耍潑。

“他是蕪湖海關監督潘贊化先生！”一位碼頭工人說。

“黃花閨女，有錢請來賞光，沒錢什麼監督也白搭！”“王八”滿嘴噴着酒臭。

少女中等身材，瘦削的臉上，長眉豎起，目光炯炯地怒視着。“王八”抓住鞭子猛然一拉，鞭子飛出“王八”的手。她莊重地走到恩人面前，在石板地上叩了三個響頭，血珠頓時順着鞭痕滴到腮上。她帶着揚州口音說：“老爺好心辦了壞事，應當讓我這苦命人去死！我恨死您老人家啊！”她托起恩人的右腕，在虎口上猛咬了一下，失聲慟哭着，讓“王八”拉走了。

衆人散開了，贊化面對少女咬的牙印，陷入沉思之中：他追隨中山先生，爲的是建立共和，讓百姓安居樂業啊！可是，民國建成六年了，爲什麼百姓還是這樣苦？！

江風悲嘯，似是回答。

兩個月後，爲了營救一位蒙冤入獄的青年，潘贊化破例地陪同地方官員到妓院去吃花酒，只因一腔憂憤，酒入愁腸後，很快醉倒了。

鷄叫時分，他醒來了。客房裏燈光暗淡，香水和頭油的氣息，熏得他直惡心，便打開房門，走到院子裏大吐一陣；剛剛覺得輕鬆一點，却見死槐樹上吊着一個人。他驚出一身冷汗，立即奔到樹下，把那個人救了下來。綠瑩瑩的月光，照着那人蒼白的臉。贊化一看，竟是他上次從江中救起來的那個少女。他把少女抱進屋，她漸漸蘇醒了。贊化倒了一杯酒，遞到少女面前，她皺着長眉，一飲而盡。

“還咬我一口麼？”他向她伸出牙痕宛在的右手。

少女搖搖頭，直挺挺地跪在地上，抽咽了很久才說：“老爺，您積積德，把我救出火坑吧！不然還是讓我死掉乾淨！”

姑娘名叫張玉良，祖籍揚州。出世那年，父親病故。八歲時，母親又得了傷寒，不久也離開了人間。玉良十三歲時，她那嗜賭如命的舅舅將房屋，老婆輸光以後，竟將她騙到蕪湖，賣給了烟花院，當了燒火丫頭。

整整四年，玉良十次逃跑，都被抓回，打得遍體鱗傷。鴿母要她接客，她死活不依。上次跳江後被拉回來，她用指甲在自己的面頰上抓出八條血痕。鴿母見她如此情景，又換了個花樣：“我的乖乖兒呀！你是個烈女，投錯了胎，姆媽不要你接客，學兩齣京戲，唱給老爺們聽聽，當個清水女兒好麼？”

玉良信以爲真，就跟一位破了產的老票友學余派老生戲。哪知才會幾齣，鴿母仍要她接客，她只好再次毀容去上吊。

“您不救我，我只有死！這棵枯樹上吊死過三位姐姐了！”玉良說到傷心處，贊化也扼腕長嘆，他尊敬用死來捍衛自己清白的玉良，答應爲她贖身。

贊化把祖傳的兩張宋代名畫賣給了古董店，又托那位教玉良唱戲的老票友找鴿母陳說利害。鴿母也怕玉良一死，鷄飛蛋打，

於是，說好說歹，敲了一筆錢，扒下了姑娘的舊棉衣，才讓她贖回了賣身契。

玉良出妓院之後，找到贊化。他帶着玉良上館子吃過飯，掏出十塊銀洋遞給她：“我幫你找了一只下水便船，送你回家。錢收好，別讓小偷扒去。到揚州後學個吃飯的手藝，莫要再落進那個鬼不生蛋的火坑！”

“老爺！”玉良又泫然了。

“我不是老爺，是革命黨。”

“先生，我回去只能讓我舅舅再賣一回。收下我當個丫頭吧，我什麼活都會。”

潘贊化愕然地搔着烏黑的頭髮：“你實在不願意回家，那就過幾天托人給你說個婆家。”

“先生，您三救玉良的命，我一點沒有報答就走開，還有什麼良心！情願一輩子不嫁人服侍您。”

“我贖你出來，沒有別的意思！”老潘遇上了玉良，也是一段奇緣，此時他却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

藝海新芽

贊化和玉良終於結婚了。

他倆在上海漁洋里租了三間小房子，作為客廳、書房和新房。婚禮舉行得很簡單，唯一的來賓和證婚人是路過上海的陳獨秀。

院子裏還住着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色彩學教授洪野。只要洪先生在院裏作畫，玉良就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幾枝彩筆，交替使用，眼前平凡的房屋、花草，出現在畫布上，竟變得十分迷人，以致玉良兩次把菜都燒糊了。

贊化天天到圖書館去看書，奇怪的是每天中午或晚上回來，玉良都吃過飯了。這天他買了兩張戲票，準備和她同去看梅蘭芳的戲，所以回家稍早，却見她一個人在吃白飯，桌上放着兩碟菜，她一點也沒動。

“何不多買點菜，等我回來一道吃？你對自己這麼苛刻，叫我怎麼心安！”贊化也坐下來吃着白飯。

“我掙不到一個銅板，所以決不能亂花錢。我想從嘴裏省下錢來買筆和顏料。”

“是送給清苦的洪教授嗎？我馬上去買。”

“不！我自己要學畫！別人能學，玉良為什麼不能一試？”

“真有意思，畫具我買，菜照吃。哈哈！”

“不用。已經買來過了。”玉良很抱歉地笑了。

第二天開始，玉良關上門，按洪先生的經驗試了一下，黃的兌上藍的變成綠色，藍摻紅便現出紫色。她仿照香烟中的小畫片塗抹起來。雖說幼稚，贊化從不嘲笑她，只是認為頂多個把月她遇到困難後，就會收攤子的。

一天下午，玉良一邊燒飯一邊作畫，這時洪野到書房來看望陳獨秀，她來不及收起畫，羞得滿臉通紅。正好贊化帶回一瓶竹葉青，就拉洪野和陳獨秀同飲。玉良端上幾盤小菜，在下首相陪。

“嫂夫人對色彩很敏感，如果學畫，前程遠大，可惜書法底子差，內蘊的氣質發揮不出來。”洪野真誠地說。

“哈哈！談不上書法。她還認不得字呢！”贊化笑得很豪爽，看到妻子害臊，怕她難堪，又沉默了。

“那就更稀有，更可貴！”洪野微黃的臉上現出紅暈。

“仲甫兄看呢？”贊化敬了陳獨秀一杯。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應該死去了。新娘子聰明淳厚，富於同情心。老同學又不是金屋藏嬌的貴族，如果盡心栽培她，說不定將來會在藝術方面有些出息呢。事在人爲，玉良嫂，對嗎？”陳獨秀喝酒一口一杯，跟他說話一樣爽快。

三位熱心人的話，使玉良格外感激。幾天之後，贊化從故鄉請來一位堂叔教玉良讀書。她要求老師先教會“潘”字，等到認得“玉良”兩字之後，便在習字本上恭恭敬敬地簽上了“潘玉良”三個字。後來她出了名，印書作畫，很少提到“張”字。這不能簡單地看作封建道德，而是出於對贊化的感激與尊敬。

一年後，我剛從日本考察美術歸來，贊化帶着玉良的習作來拜訪。

“聽說上海美專要招收女生，我家那個黃毛丫頭也想來考，你說可笑嗎？”

“求知是好事，不可笑！”我對老潘的說法並不感到意外，因爲陳獨秀已經向我推薦過玉良，也談過她的身世。

“但她結過婚了。”

“只要成績好，結過婚的也允許考試，限制太死要損害天才的。嫂夫人的畫有些才氣，雖然筆力柔嫩，毅力却很驚人。我跟洪野先生打個招呼，請他多作些指導，她會考得出色的。您要做一個好花匠，這不是私情，而是爲了需要很多藝術家的神州。請您造就一個好的小環境，讓千里馬長大！”我很支持。

玉良的素描考了第一名，色彩學得到高分，她被錄取了。教她油畫的是朱屺瞻和王濟遠。在中國教育史上，這是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學的新天地展開在她的面前，用她自己的話說，“不止一次地從夢中笑醒。”

然而，學校並不是世外桃源，免不了有風波。在全班同學

裏，男生丘代明畫得最好，對玉良也最尊重，出門寫生，常替她提着箱子。這就使得幾位小姐側目而視，但玉良並沒有在意。

有天晚上，師生們在西湖之濱開游藝會。一位女同學說她聽到過玉良輕聲哼過京戲，希望她清唱一段。

玉良腼腆地站了起來。

“你會唱麼？”我怕她不會，準備解圍。

“報告校長，會幾齣。”

“真會就放開嗓子唱嘛！”我鼓勵着她。

玉良輕咳兩聲，唱起《李陵碑》。穿雲裂帛的歌喉，內藏一股郁郁不平之氣，迴蕩于蒼山碧水之間。師生們被這悲壯激越的音樂形象感動了。唱完之後，大約停了一分鐘，人們才想起來鼓掌，巴掌拍了好幾分鐘。

半個月之後，心胸狹窄的小姐們在指指戳戳，竊竊私議了：

“怪不得唱得那樣好，原來是在賣笑的地方學來的。跟她在一起上學真丟人！你們看，這只狐狸精把丘代明誘上鉤了，難怪一道去畫畫，小丘還替她提着箱子上火車。本性難移，真是個賤胚！”

玉良眼眶下陷，兩腮發青，酒渦變成了兩條長紋。人言可畏呀！

“劉校長！難道我再苦幹，也洗不清無罪而造成的耻辱麼？”

玉良哭了。

“贊化對你怎麼樣？”我以爲夫妻間發生了磨擦。

“很好。”她訴說了一切。

“沒有人終生不受委屈。只要親人理解你，外人的閑話可以一律不聽。流言只能使弱者流淚，煩惱，甚至輕生自殺，對強者却不起作用。你要該唱照唱，該畫照畫。時間一長，流言自

消。這幾天報紙上斥我爲“藝術叛徒”要封閉美專，叫得越響，說明他們心中越虛，我就不理。有的家長來信要讓子女退學，我一律照准。不堅定的人走了，於學校何損？”我盡力增強她的勇氣。

一九二一年，法國里昂成立中法大學，贊化便請了教師爲玉良補習法文。她日夜攻讀，成爲該校第一名中國女留學生。中法大學設備師資都差，玉良念了一個月，便考取了里昂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在德卡教授工作室學油畫。兩年後畢業，又考進了巴黎國立美術學院，與徐悲鴻同師西蒙、達仰等名教授，直到一九二五年完成學業。

在法國，流言和歧視是沒有的，精神比在上海舒暢，但她仍然懷念着遙遠的祖國，祇是爲了真正掌握西方的繪畫技巧，擴大自己的眼界，她才繼續留在國外深造。

羅馬奇遇

八月，玉良從巴黎來到意大利羅馬。根據一張法文招租廣告的提示，她在靠近美術館的一條小街上找到一所收費不高的公寓，這兒住着三十多人。看門人安東尼七十出頭，蓬亂的頭髮，古銅色的肌肉，跟年輕人一樣壯實，笑咪咪的兩眼，背後藏着深沉的憂鬱。他把玉良帶進樓梯下的一間小屋，用微沙的低音喊了一聲：“安尼絲！”

“唉——！隨着一聲清脆的回答，一個頭頂水罐的黑姑娘輕盈地走了進來。

“潘小姐！您要便宜，就跟我的乾女兒安尼絲住在一起，這個黑姑娘是阿比西尼亞來的，不懂法語，可挺機靈。有事可以喊她！”老人懇切地作了介紹。

四十天時光，很快過去。玉良每天上午去各博物館看古典油畫與雕刻，下午畫鬥獸場遺址，畫街頭小景，畫威尼斯宮，畫大教堂，畫橄欖樹……。不久，她報考了意大利羅馬國立美術學院，對成績充滿自信。那些衣冠楚楚的考生，畫得并不比她好。

安東尼伯伯是她義務的意大利語老師，當年他曾經是嶄露頭角的歌星，因爲過於耿直，得罪過好幾位劇團的老闆。後來妻子被一名年輕的法國小丑拐逃，留下了十多歲的兒子，他開始喝起酒來，一醉便放聲大哭，然後引吭高歌，劇院的差使砸了，他當了搬運工。熬了幾年，輕浮而又漂亮的兒子參加了法西斯黨，上佛羅倫薩當了警察，老人同他斷絕了父子關係。不久，老人的腰脊受傷，只好當了看門人。他對安尼絲的愛護，深深地打動了一歲喪父的潘玉良。她懂得：在人欲橫流的羅馬城，這種父愛更顯得高尚。

依靠眼神和手勢的輔助，玉良和安尼絲常常談到深夜，心靈逐漸達到了默契。安尼絲是個女奴，父母都累死在北非的烈日之下。出於同病相憐，玉良將感情傾注在油彩中，爲安尼絲畫了一幅肖像，安尼絲感動得熱淚盈眶，從此兩人姐妹相稱，格外親呢。

一天，安尼絲神色慌張地跑進房裏，抱住玉良嚎啕大哭：“實話告訴潘姐：我是從那不勒斯一家妓院裏逃出來的。剛才，安東尼伯伯去打酒，被妓院老闆和幾個流氓拖上汽車當人質去了，如果我明天不回去接客，又付不出兩千里拉贖身費，他們會害死伯伯！我只有回去換伯伯回來，然後就一死算了……”

“怎麼，意大利也有人間地獄？”玉良象是聽到了晴天霹靂。

“嗯，羅馬就有，我連累伯伯了！”

玉良舐乾她的淚痕，然後打開了箱子，取出一副金鐲和一

千里拉，交給了不幸的阿妹。

“不！謝謝姐姐，我不能要！等伯伯回來，把我的畫像送給他老人家做個永遠的紀念吧！”

“收下！我們的命運很相似。肖像，我另畫一張送給伯伯，這張拿去賣五佰里拉湊上！”

“我舍不得，這是姐姐的心血！”

“傻姑娘，救人要緊，走，一道去！”玉良把安尼絲拉到美術館門口的廣場上。美術館內陳列着世界名作，從來沒有人敢在門口賣畫，但因玉良是初來乍到的異國人，安尼絲又不懂規矩，兩人就在這兒“班門弄斧”了。玉良打開墨盒，一邊蘸水一邊用毛筆、宣紙畫着即景；安尼絲含淚捧着畫象，啞聲叫賣着。

一位背有點佝僂的瘦長老頭兒，走出美術館的時候，看門人向他深深地鞠躬，他和藹地還禮，來到噴水池邊，看着玉良作畫。那墨塊綫條、四周灰白色的水跡被烈日曬乾之後，使畫面變化多端，一下子把老頭吸引住了。

幾個好奇的青年人看着畫像，開始問價。

“五佰里拉！”

“啊，太貴了！”青年們散開了。

“賣畫，賣畫！”安尼絲大聲叫嚷着。

“孩子！是你自己畫的？”老頭盯着油畫。

“潘姐畫的，我不會！”安尼絲指指玉良。

“賣給我！”老頭從口袋裏摸出一卷鈔票，遞給了安尼絲。她接過一點，怎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先生，這是一千，還你五佰！上帝和聖母唐娜亞保佑您長命百歲！”安尼絲跪下劃了一個十字，把畫像高舉過眉，遞給

了老頭。

“孩子，”老頭來到玉良的身旁，和藹地說，“你將來是個出色的藝術家！看來你是中國人，毛筆底下奔騰着我沒有見過的揚子江波濤。祝你的作品將進入這座美術館！”他抓住玉良的手吻了一下。

“謝謝老先生！這張中國畫送給您老人家！”玉良的眼角潤濕了。

“那我謝謝你，中國姑娘！”

“老伯伯！請教您的姓名！”安尼絲落淚了。

“一個沒用的羅馬人，不用問了！”老頭訥訥一笑，大踏步走開了。姐妹倆目送着他，直到背影消失在人流裏。

第二天，安尼絲贖身了，她和安東尼喜孜孜地回到了羅馬。看門老人說：“今晚我請兩位姑娘去喝兩瓶好酒！”

“兩瓶太多，您會醉的！”玉良勸阻着。

“爲了你們少有的善良，我一定要祝賀一下，並且從明天起戒酒。如果醉了，請兩位女兒把我抬回去吧。”三個人來到酒吧間，老人喝完酒，含淚彈着吉他，用低沉的胸音唱起了動聽的歌。象奇迹一般，他沒有醉。

回到公寓，安尼絲側在床上就睡着了。月光如水，繁星閃耀，玉良却難以入夢。牆上一幅小油畫《白菊》引起她的一段回憶：

“我愛祖國的花，更愛我如花的祖國！”由於玉良喜愛聞一多的這兩句詩，贊化便買了一些花盆，滿窗滿院全栽上菊花。深夜，兩人面對涼秋清供，嗅着幽幽的淡香，人和花的精神在無言中溶合着。

“小良！你最愛什麼顏色的菊花？”

“白的，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願你的一生都象白菊花，一塵不染！”濃重的桐城鄉音，使玉良感到十分親切。

第二年，屋裏種滿了白菊花，除去一片銀海，見不到其他的顏色。深夜，他倆又在賞菊。

“小良！你怎麼這樣瘦？明天陪你上醫院。”

“我很對不起您，先生！”玉良流着淚。

“什麼事這樣難過，值得麼？”

“爲了學業和藝術，我沒跟您商量就吃了打胎藥。再說，您前夫人已經生了兩個孩子，我怕自己生了小的對他們會偏心，這一世不想生了。以後我能掙到錢，都讓他們到上海念書，直到大學畢業，讓他們能給老百姓多辦點好事。”

“你做的事我都理解。你的心真跟雪白的菊花一樣乾乾淨淨。”

“菊花會凋謝的！”

“傻孩子！你學的是美術，畫一張就永久不會凋謝了！”

如今，天各一方，可那幅《白菊》想必仍擺在他的案頭，他可會在上海夢見自己？

前幾天，她出于鄉思，又作了一幅《白菊》掛在牆上。

正當她望着《白菊》出神之時，安東尼伯伯領來一位三十出頭的法國人，見到玉良便作了自我介紹：“我叫弗朗士，是比您早畢業三年的巴黎的同學，現在任羅馬國立藝術學院副教授。繪畫系主任康洛馬蒂教授要我來請您去一次！”

“我不認識教授呀！”玉良很惶恐。

“他說他見過您，上車吧！”

小汽車開進花園，按了一下喇叭，老教授穿着禮服出來相

迎：“孩子！認識我麼？”玉良被迎進客廳，奶油色牆上掛着她爲安尼絲畫的那幅畫像，對面掛着一張藝術珍品：羅丹送給教授的素描。

“認識！認識！請您把它摘下來，”玉良指着自己的那幅畫說：“太幼稚了！”她深感不安，連向教授行禮。

“畫的技法是不大老練，但有顯著的感情和才氣。你是羅馬國立美術學院錄取的第一位中國姑娘。我和院長商議過，開學之後你上三年級，前兩年的課用不着學了，好嗎？”看來，教授是個愛才的爽快人。

兩年後，安東尼伯伯和安尼絲妹妹到學院宿舍來看望玉良。安東尼提着一罐子酒。

“您又開戒了？”玉良很詫異。

“聽說你一個月後就要畢業回中國了，我叫安尼絲弄了些菜來開一次戒，以後，絕對不再喝了！”

老人誠摯的感情使玉良很受感動，當他喝完酒脫去上衣，將空罐放在膝上低唱的時候，玉良替他作了一幅油畫像，濃密的頭髮被誇張了，微笑中有點玩世不恭，又隱藏着人生的悲憤，那團塊的肌肉顯得凸出而又有力量，洋溢着米開朗基羅雕刻的風味。這張力作被雕塑系主任看中了，約她去進修了兩年雕刻。

那時，中國正處於軍閥混戰時期，留學生的經費一斷就是三四個月，而玉良刻青銅大理石又很費體力，由於營養缺乏，她兩眼幾乎失明，但是從不肯借別人一個里拉。

大學立足難

一九二八年冬，潘玉良終於回到了祖國，在上海美專任教。美專對玉良很器重，我在開學典禮上高度評價了她的藝術成就：

安排她和王濟遠、龐薰琴同任西畫研究所導師。當時，在該校任教的還有國畫系的黃賓虹、潘天壽、姜丹書，雕塑系的張辰伯、江小鵬等。

不久，玉良把孩子接到上海念書，贊化在晚飯後常給他們講解唐詩，興致高時便大聲朗誦，聲若洪鐘。小家庭愉悅的氣氛，被玉良對鏡寫進油畫《我的家庭》：丈夫戴着眼鏡，顯示出書卷氣，筆直的怒發，整潔的舊軍裝與馬靴保存了討袁戰士剛烈的性情；孩子造型憨厚，天真好奇；自己被畫得短發齊耳，素花旗袍接近女學生的風采。此作在中華學藝社落成展覽會上掛出時，很惹人注目。

一連三年，玉良在上海開了幾次畫展。《壯士頭像》被當時外交部長王雪艇用一千銀元買去，引起了轟動。但是流言又相繼而起。

在展覽會上，有個小報記者問潘玉良：“教授您能當衆給自己畫張像嗎？實不相瞞，有位貴同事悄悄對我說，您的畫多半是洪野先生畫的所以您每月送錢給他。”

“洪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正在生病，我理當幫助，可惜力不從心，非常有限。至於展品，全是我的拙作！”玉良理直氣壯地回答，然後調好顏色，看着玻璃窗反光中的影子，用七十分鐘創作了一幅自畫像，黃色基調，將赭石、淺藍穿插其間，光的處理很奇特，形象豪放，沒有脂粉氣。小報記者看後，謝罪而去，後來，此畫作了潘玉良畫集的封面。

一天，玉良上完課走到教授休息室門口，就聽到一個刺耳的聲音在放厥詞：“中國人都死光了，才讓一個婊子到高等學府來當導師！”

烈焰燒得玉良胸口發脹，眼角上金星四濺，嗓子火辣辣的，

她走到屋裏，將講義摔在桌上，對那個猥瑣的家伙狠狠揍了兩個耳光。

“你堂堂教授，怎麼打人？”那家伙惱羞成怒地拍着桌子。

“打了你，我敢負責！你為什麼背後造謠傷人？‘畫不值錢臉子才值一千塊’可是你向小報記者說的！敢承認嗎？”

“我……”謠言家理屈詞窮。

“謠言對我來講並不是耻辱，只能證明我没有和你們同流合污。我不會欺侮人，但決不讓人欺凌！”

那家伙哭訴到我面前，我冷冷地說：“她怎麼沒有打我呢？你也有短處，鬧下去不好看，叫贊化先生請一桌酒給你壓壓驚算了！”

贊化請了酒，玉良不肯出席。那家伙酒足飯飽，出了酒店，便惡狠狠地說：“我就不信在中國的大學裏，能容納潘玉良那樣的人！”

幾個月後，贊化在南京找到一個翻故紙堆的閻差，收入菲薄，偏又遇上全國性的大水災，許多窮親友斷炊，玉良省吃儉用，還得給他們寄錢，以至老潘只好把棉衣送進當舖。玉良爲了擺脫經濟困境，就利用每週從上海去南京看望贊化之便，在中央大學藝術系兼了一點課。這所大學僅給她講師待遇，我對此甚覺不平，但是鞭長莫及，只好向蔡元培先生表示，希望蔡老主持公道。後來，中大美術系主任徐悲鴻到上海看望蔡元培先生，蔡老要徐悲鴻向中大校長進言，這樣，中大這才聘她爲教授。

作爲藝苑新秀，玉良的畫在全國第一屆美展上得到好評。在我去歐洲前夕，曾在《上海畫報》上撰文評論她的作品，又去找中華書局陸費逵先生，鄭重推薦。陸費逵先生同意出版她的畫集共二十一張，盒裝，九開，當時已是較好的版本，還標了

第一集，但並沒出過第二集。

那段日子裏，她夫婦二人常來我家。玉良和我的兒子劉虎（十二歲）很親近，時而帶着他到街上去玩，給孩子買過玩具和畫冊。

當時張大千和乃兄善孖住在西門路，與黃賓虹先生為鄰。我知道玉良對祖國文化遺產並無深刻研究，便要她常去黃、張二先生家去討教。大千同余叔岩交情很深，也是京戲迷，玉良不僅會唱余派老生。也會唱大面。有幾次潘先生請客，在黃老和大千家歡聚，抵掌論藝。玉良豪飲幾杯之後，就引吭高歌，大千擊節稱妙。後來，她在巴黎為大千做的銅像很傳神，最初的交往便在這段歲月。

玉良夫婦都重感情。一九三一年冬，陳獨秀被捕，兩口子每次與我談及，總是非常不安。贊化談到他在日本與陳獨秀、章士釗三人同居時的各種往事，包括章先生一段不成功的羅曼史，使玉良瞠目側耳，完全出了神。後來，陳獨秀被解到南京，玉良幾次探監請陳獨秀給她題了好多張畫。今年，她那一千余件大大小小的作品從巴黎運回，其中還保存了四張陳獨秀題的畫。中國美術館及安徽博物館各存二幀。

關於南京的這段生活，郁風有一段回憶：“我選了潘玉良先生的課，一是因為徐悲鴻先生那裏人太多，二是潘玉良的課比較自由，可以隨便畫。選潘先生課的，還有徐德華，她已經去世。我們和潘玉良相處極好，她為人豪爽，教學認真。她的畫很象雷諾阿，屬印象外光派，我給她作過模特兒。在樹蔭底下，我穿一件紅衣服，她認為很漂亮，擺弄了我好幾天。那張畫她曾掛在家裏，後來不知哪裏去了。我常去潘玉良的家。潘贊化先生對她很不錯，愛護她的藝術，她要怎樣就怎樣，為她請了

許多木匠在家裏做畫框，畫框上還要有講究的雕花。據說，潘玉良對潘贊化有感恩思想，感情一般，關係總是客客氣氣的。

潘贊化道貌岸然，是個道家，胖胖的，留着長鬍子，潘玉良給他畫過一張像。

潘玉良很感情用事，靈感一來，立即作畫，她畫得很認真，很不錯。當時的女畫家很少，潘玉良是數一數二的。

一九三五年，我到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和她來往就很少了。

我去年到巴黎，很想見見她，但她已在一九七七年去世，和她最後同居的王守義也在一九八一年去世。

她遠離祖國，寂寞地死去，我整理她的遺物，滿是塵土，覺得很淒涼，她的一生，竟是這樣的度過了。

她留下的作品很多，我親手翻過的就有千件以上，可見她是非常勤奮用功的。留下的作品最大的高達二至三米，大件都有畫框，至少都有內框，遺物中還有徐悲鴻、張大千、常玉等人送給她的署名畫。

她的雕塑我也看過幾件，版畫、木刻、拓印的東西也不少，她什麼都願意嘗試，我很佩服她的這種精神。

她晚年的國畫，用中國宣紙，墨勾綫，然後用彩色，如點彩一樣，色彩很豐富。不用平塗，用許多顏色的點來追求真實，如人體的各種色彩，她是用水彩顏色，用黑綫條再勾綫，這種畫法是她獨創的。她的作品好多是人體，她把人體畫賦予東方的內容，今天看來很舊，如洗浴的女人，穿着高領衣服明末清初打扮的人，露一點衣服半裸體的人等等非常多。

她也畫風景、靜物、人像，面很寬，畫她外國朋友的像就有好多件。她還試驗過版畫，木刻、獨幅版畫，甚至想學中國

的石刻拓片，可惜都不成熟，最有成就的還是油畫。

郁風的丈夫黃苗子先生也講過這樣的往事：

“一九三四年，我當時在上海梁得所的大眾出版社《大眾畫報》當編輯，梁得所準備出南京畫家的畫冊，派我去南京找徐悲鴻等人，每人要十張畫。我先找徐悲鴻，他答應了我的要求，又介紹我去找潘玉良。

潘玉良住在叫復成橋的地方，約模四十來歲，戴着很厚的近視眼鏡，頭髮短短的，蓬鬆着。她看見我很熱情。拿出畫給我看，還自己挑，全是油畫。她親自把畫捆起來，給我帶回上海。她的丈夫潘贊化那天剛剛下班，高個兒留着長長的鬍子，不大愛說話。潘玉良還拿出她給潘贊化畫的像給我看，畫上是道家打扮，頭上是道士髻，後邊是八卦圖，潘玉良對這幅畫很滿意。

我印象中，潘玉良的作品不錯，很扎實，油畫更好，不是呆板的歐洲畫法，這一方面是因為潘玉良的性格豪放，另一方面她的畫風比較自由。

後來，我又在上海見過潘玉良，是在龐薰琴的決瀾社裏見到的（決瀾社是當時龐薰琴和倪貽德等為骨幹的藝術團體）。潘玉良很能喝酒，談笑風生。

潘玉良到法國後，我和郁風結婚時曾寄了一張照片給她。她寄來過一封賀信，以後還給我們寄過賀年片。

抗日戰爭快結束時，我曾詢問過潘玉良的下落。解放後，便中斷了聯繫。”

去國行

一九三三年冬天，贊化一個心愛的學生因“異黨分子罪”

從安慶押到南京。玉良陪着丈夫，買通獄卒到監中去看他。這個青年身穿單衣，腳戴大鐐，額頭留着刀疤，嘴角浮着堅毅的笑容。“你太冷，我替你縫件棉襖！”玉良脫下大氅遞給青年，視線被淚水模糊了。

“師母不用替我操勞，幾天後我就要上雨花台，化作一塊泥土去滋潤野草了。全國沒有寒衣的人上億，師母能縫幾件？您心腸再好，也不能改變某些人的偏見……”為了不讓玉良傷心他不說下去了。過了很久，才吟出一首明末烈士黃道周的詩。這是贊化當年教給他的。

玉良忙了一個通宵，才縫好棉衣，等她匆匆送到監獄，那個青年真的在雨花台就義了。

贊化陪玉良到黃道周就義的大忠橋，要她畫下這兒的風景，來默念那位熱血男兒。他說：“小良，清末官吏殺革命黨的事，是我親眼所見，現在歷史又在重覆，無辜青年的熱血流成河，祖國又面臨災難。做一個正直的人都很難，還搞什麼藝術？你教出的畫家，畫的畫再美，有什麼意義？”說罷孩子似地哭了。

玉良將千針萬綫縫成的棉衣從橋頭擲進了濁流。她以沉鬱的心情，畫下了古橋破船，枯樹殘陽和潺潺流水，把悼亡的悲憤織進了畫幅。

不久，支援綏遠軍民抗日義展揭幕，玉良捐贈了雕像。田漢曾撰文稱贊她的作品。玉良對記者發表談話，盛贊邊疆寫生畫家沈逸千的作品，批評南京畫家遠離現實，“話多畫少”，一心想名利雙收。這一針見血的批評，捅了馬蜂窩。官僚政客寄生蟲成堆的金陵，怎能容納這樣的人？“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這類人身攻擊不脛而走。

深夜，贊化和玉良對着《白菊》發呆。

“先生瘦多了！你是爲了小良才氣成這樣的”。

“沒有什麼關係，世上沒有不受氣的人。大多數教授、學生也在爲你鳴不平，只是你太苦了。”

“畫幻想，躲開丑惡，丑惡要來傷害我；畫現實，同樣受到圍剿。在南京，我要見不願見的人，說不願說的話，做不想做的事。不是爲了侍奉先生，我真想再去巴黎鑽研藝術！”

“你有這個想法，怎麼不早說？”

“舍不得先生呀！”玉良淚水汨汨而出。

“我希望白菊花盛開在世界藝壇上，替華夏爭光。爲了自己感情上的滿足而讓菊苗凋謝，那是罪過。你應當走，我的愛可以化爲一縷泉水來灌溉你！”

寒風颼颼，冷雨濛濛，夫婦倆在黃浦江邊話別。

“先生太剛烈，小良不在身邊，無人侍奉。大城市不可久居，還是回家種地。錢，小良慢慢寄回來。”

“你走後我可以忍受孤單，遠遠爲你祝福。眼看千山萬水，後會難有期。你才三十八歲，在國外要有忠厚可靠的人，就找一個，忘記我吧。”贊化竭力不哭出聲音。

“先生！幾年中我偷偷地存了一點錢，前天都買了人參放在抽屜裏了。我誓做白菊花，此心永隨先生！等到黃浦江中沒有外國兵艦，窮人能吃上一口飯的時候，我一定回來！”

贊化取出刻着“雲南起義紀念”六個字的懷錶，輕輕地說：“這是蔡松坡將軍贈給我的。要是想家，就聽聽錶。它的聲音跟我的心跳的速度一樣！”玉良意識到這紀念品的份量，雙手接了過去，臉上的淚珠和着雨點，難以分辨。等到她走上甲板，船就起錨了。

贊化悵望着輪船在細雨中遠去。

魂繞神州

在巴黎，她潔身自好，沒有同任何畫廊畫商簽訂合同，維持清苦的生活和獨立的人格。一九四二年後，她用畫國畫的毛筆、墨、顏料宣紙，作水彩畫，力求拓出新境。

一九四六年，她在現代美術館和賽魯希博物館辦兩次畫展。五十年代之後，以毛筆、宣紙作素描，頗有神韻。法國國立美術館收藏了她的銅雕《孟德梭雷像》，現代美術館收藏她作的張大千胸像。

一九五九年九月，巴黎大學的禮堂布置得十分莊嚴，主席台上坐滿藝術家和學者，巴黎市長到會發表了演說：“尊敬的華僑潘玉良夫人榮獲巴黎大學的多爾烈獎！二十年前，她的作品就進入秋季沙龍。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兩次巡迴個人畫展，使她在日本、比利時、英國、德國、希臘、廬森堡和意大利都獲得成功。她的畫富有雕塑感，很有創造性；她的雕塑則有繪畫的風味，很少有女雕刻家取得過這樣的成功。鑒於她對現代藝術有突出貢獻，我現在授予她獎章和證書。同時祝賀她連任巴黎中國藝術會會長！”

兩鬢初霜的潘玉良剪着樸素的短發，穿着淡色旗袍，象一棵沒有沾染香風的銀菊。她面對案頭一大堆賀信賀電，還沒有開口講話便哭了：“在這樣的時刻，我感到個人很渺小，格外想家，想念我的祖國……”

在歡慶宴會上，格魯賽夫人抱住玉良，充滿歉意地吻着她的面頰。前不久，漢學家格魯賽突然去世，朋友們從格夫人那裏要了幾張照片，請玉良塑了個胸像。泥稿塑成後，格夫人認

爲雕刻家沒有見到過格魯賽，靠照片做成的塑像不可能傳神，便請賽魯希博物館館長葉賽夫先生代她去看看。館長鑒賞之後大爲感動，馬上將格夫人請到工作室。夫人被像驚呆了，不但神形兼備，還體現出東方哲學薰陶出的特殊氣質。遺孀淚光瑩瑩地對女雕刻家說：“我崇拜中國古代藝術，但看不起中國近代的雕刻，現在知道是錯了。中國現代藝術家依然是杰出的！”此像被賽魯希博物館收藏。

玉良散會回家，倒了一杯酒，放在桌上，喃喃地說：“先生！您是我一生中最敬愛的人。您的志氣橫貫古今，您的心胸包舉四海……，您最理解我：早在一九四一年，我要回國參加抗戰，您回信說：‘我準備在甘肅辦一牧場，你可以繞道蘇俄回國，將來中國必走蘇俄之路綫。’戰火紛飛，川資無着，夙願成空。一九四九年夏天我要求回國作畫。您又回信說：‘有空襲，沿海也不安，中國還談不上藝術，你再在國外住兩年爲好。’

（引號中的話摘自玉良及贊化兄的手札，這些信已自巴黎運回）先生，請來夢中同乾了這杯酒吧！讓你伴我上一次黃山，看一看長城，看看蕪湖的江水，聽聽黃浦江的濤聲！祖國啊！兒要畫您的泥土，畫您的新顏……先生！您要等着我！”

贊化沒有等到破鏡重圓的一天就病故了。

四年後，中法建交。中國駐巴黎大使黃鎮也是畢業於上海美專的畫家，他以在長征中所作《長征速寫》聞名。他幾次去看望玉良，把祖國的關懷帶給她，給她看了許多反映祖國新貌的照片和畫，使她更想回國從事創作。她寫信給兒子，要兒子替她辦理回國手續。但是宿願未遂，浩劫已至。等到“四害”清除，她已身患重病，醫生不許她作長途旅行了。她寫信給兒子說：“我的精神很痛苦，老想回祖國。你喜歡吃我做的紅燒肉，

等我身體好了，就回來做給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她寄信回家說：“今年我將得到法國政府的兩處補助費，每月約有四、五百法郎，希望明年能照樣發給就好了。再者，年過七十，外面有公共汽車，老年人政府發給月票。我的醫藥費已不够用。如今，我望身體養好就回祖國。望孫兒們等着，此祝全家平安快樂。”

在女畫家枕下，還留着一張小箋：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將來死在外國，煩請朋友們將這些信寄給小孫潘忠玉，留爲紀念。中國、安慶市郭家橋41號。

潘張玉良請求

最後的時刻在她思念祖國的哭聲中來到了，旅法華僑俱樂部主任王守義先生垂手肅立在病榻面前。她哽咽着說：“親愛的同鄉！我這幾根病骨已無法回到北京，但手邊有幾張心愛的自畫像，有三張是讀《毛主席語錄》的油畫，可以表達我對祖國的一片思念。還有贊化贈給我的懷錶，裏面跳着兩顆熱愛祖國的心，請您帶回故土，就算魂返神州吧。我對台灣海峽兩岸來的窮朋友和藝術青年，都盡過一點微小的力量。爲窮人爭氣，爲祖國爭光，才使我在國際藝壇上爭得一席之地。雖然得過法國教育部及其他單位頒發的十多次獎，總的說來，成就不高。希望國內青年珍惜今天，他們的處境比我年輕時好得多，不要辜負我母中華……”

一九七九年，王先生將玉良的遺物帶回祖國。爲了表彰這位以驚人意志向困難搏鬥的藝術名家，巴黎的同行們爲她造了墓碑，上面安放着她的大理石雕像，鑲嵌着許多獎章。白天時常有後輩獻上鮮花，晚上常常有華僑來點上蠟燭。她的藝術生

活，被拍入紀錄影片《蒙巴拉斯人》中，片中介紹了很多位名家，只有她一個是亞洲人！關山笛有詩吊曰：

雲鎖申江雨似酥， 無言去國淚盈襟！
浮萍空笑泥中藕， 精衛寧輸井底魚？
魂係鄉關千幅畫， 心連故土百封書。
旗袍入殮明君志， 情逐東風返故廬。